

新學制
高級中學國語讀本
近人白話文選
下冊

吳王 遁雲 生五 鄭朱 次經 川農 編校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學制

高級中學國語讀本

吳遁生 鄭次川 編
王雲五 朱經農 校

近人白話文選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學制
高級中學國語讀本
近人白話文選二冊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

每部定價大洋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吳鄭

遁次

生川

校訂者

王朱

雲經

五農

發行所
印刷者兼

上海商務印書館

寶山路

館書

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及各埠

館書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Readers
for New System Senior Middle Schools
SELECTIONS FROM CONTEMPORARY CHINESE
PEI-HUA WRITERS

By

WU TUN SHENG & CHENG TZU CHUAN

Edited by

Y. W. WONG & KING CHU, M. A.

1st ed., April, 1924

6th ed., Sept., 1928

Price: \$0.9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寄吳又陵先生書

胡適

前接先生三月二十一日手書，當時匆匆未及即時作答，現聞成都報紙因先生的女兒辟疆女士的事竟攻擊先生，我覺的此時不能不寫幾句話來勸慰先生。春間辟疆因留學的事來見我，我覺得他少年有志，冒險遠來，膽識都不愧爲名父之女，故很敬重他。他臨行時，我給他幾封介紹信，都很帶有期望他的意思。後來忽然聽見他和潘力山君結婚之事，我心裏着着失望。我所以失望，倒並不是因爲他們的戀愛關係——那另是一個問題——我最失望的是辟疆一腔志氣不曾做到分毫，便甘心做一個人的妻子；將來家庭的擔負，兒女的牽掛，都可以葬送他的前途。後來任叔永回國，告訴我他過卜克利見辟疆時的情形，果然辟疆躬自操作持家，努力作主婦了……

先生對於此事，不知感想如何？我怕外間紛紛的議論，定已使先生心裏不快。先生二十年來日與惡社會宣戰，惡社會現在借刀報復，自是意中之事。但此乃我們必不可免的犧牲，——我們若怕社會的報復，決不來幹這種與社會宣戰的事了。鄉間有人出來毀寺觀廟宇，改爲學堂；過了幾年，那人得暴病死了，鄉人都拍手稱快，大家造出謠言，說那人是被菩薩捉去地獄裏受罰去了！這是很平常的事。我

們不能預料我們的兒女的將來，正如我們不能預料我們的房子不被『天火』燒，我們的靈魂不被菩薩『捉去地獄裏受罪』。

況且我們既主張使兒女自由自動，我們便不能妄想一生過老太爺的太平日子。自由不是容易得來的。自由有時可以發生流弊，但我們決不因爲自由有流弊便不主張自由。『因噎廢食』一句套語，此時真用得着了。自由的流弊有時或發現於我們自己的家裏，但我們不可因此便失望，不可因此便對於自由起懷疑的心。我們還要因此更希望人類能從這種流弊裏學得自由的真意義，從此得着更純粹的自由。

從前英國的高德溫 (Godwin) 主張無政府主義，主張自由戀愛，後來他的女兒愛了詩人薛萊 (Shelly)，跟他跑了。社會的守舊黨遂借此攻擊他老人家，但高德溫的價值並不因此減損。當時那班借刀報復的人，誰也不提起了！

我是很敬重先生的奮鬥精神的。年來所以不會通一信寄一字者，正因爲我們本是神交，不必拘泥形迹。此次我因此事第一次寄書給先生，固是我從前不曾料到的，但此時我若再不寄此信，我就真

答汪長錄

胡適

前天同太虛和尚談論，我得益不少，別後又承先生給我這封很誠懇的信，感謝之至。

『父母於子無恩』的話，從王充孔融以來，也很久了。從前有人說我曾提倡這話，我實在不能承認。直到今年我自己生了一個兒子，我纔想到這個問題上去。我想這個孩子自己並不會自由主張要生在我家，我們做父母的不會得他的同意，就糊裏糊塗的給了他一條生命。況且我們也並不會有意送給他這條生命。我們既無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爲有恩於他？他既無意求生，我們生了他，我們對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們糊裏糊塗的替社會上添了一個人，這個人將來一生的苦樂禍福，這個人將來在社會上的功罪，我們應該負一部分的責任。說得偏激一點，我們生一個兒子，就好比替他種了禍根，又替社會種了禍根。他也許養成壞習慣，做一個短命浪子；他也許更墮落下去，做一個軍閥派的走狗。所以我們『教他養他』，只是我們自己減輕罪過的法子，只是我們種下禍根之後自己補過彌縫的法子。這可以說是恩典嗎？

我所說的，是從做父母的一方面設想的，是從我個人對於我自己的兒子設想的，所以我的題目是『我的兒子』。我的意思是要我這個兒子曉得我對他只有抱歉，決不居功，決不市恩。至於我的兒子

將來怎樣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決不期望他報答我的恩，因為我已宣言無恩於他。

先生說我把一般做兒子抬舉起來，看做一個『白吃不還帳』的主顧。這是先生誤會我的地方。我的意思恰同這個相反。我想把一般做父母的抬高起來，叫他們不要把自己看做一種『放高利債』的債主。

先生又怪我把『孝』字驅逐出境。我要問先生，現在『孝子』兩個字究竟還有什麼意義。現在的人死了父母都稱『孝子』。孝子就是居父母喪的兒子，（古書稱為『主人』）無論怎樣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帶上高梁冠，拿着哭喪棒，人家就稱他做『孝子』。

我的意思以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在孝字裏，攻戰無勇，蒞官不敬，等等都是不孝。這種學說，先生也承認他流弊百出。所以我要我的兒子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他做我的孝順兒子。我的意思以為『一個堂堂的人』決不致於做打爺罵娘的事，決不致於對他的父母毫無感情。

但是我不贊成把『兒子孝順父母』列為一種『信條』。『易卜生的羣鬼裏有一段話很可研究』（新

潮第五號頁八五一）

（孟代牧師）你忘了沒有，一個孩子應該愛敬他的父母？

〔阿爾文夫人〕 我們不要講得這樣寬泛。應該說：『歐士華應該愛敬阿爾文先生（歐士華之父）嗎？』

這是說，『一個孩子應該愛敬他的父母』是耶教一種信條，但是有時未必適用。即如阿爾文一生縱淫，死於花柳毒，還把遺毒傳給他的兒子歐士華，後來歐士華毒發而死。請問歐士華應該孝順阿爾文嗎？若照中國古代倫理觀念自然不成問題。但是在今日可不成問題了。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兒子又聾又瞎，終身殘廢，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把我的兒子應得的遺產都拿去賭輸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賣國賣主義，做了一國一世的大罪人，他應該愛敬我嗎？

至於先生說的，恐怕有人扯起幌子，說『胡先生教我做一個堂堂的人，萬不可做父母的孝順兒子。』這是他自己錯了。我的詩是發表我生平第一次做老子的感想，我並不曾教訓人家的兒子！

總之，我只說了我自己承認對兒子無恩，至於兒子將來對我作何感想，那是他自的事，我不管了。先生又要我做『我的父母』的詩。我對於這個題目，也曾有詩，載在本報第一期和新潮第二期裏。

與顧頡剛

頤剛：

（上畧）小說月報新年號，使人頗樂觀。我是向不反對白話文的歐化傾向的，但我認定『不得已而爲之』爲這個傾向的唯一限度。今之人乃有意學歐化的語調，讀之滿紙不自然，只見學韓學杜學山谷的奴隸根性，穿上西裝，在字裏行間流露出來！這是最可痛心的現象。我的意思以爲，凡人作文，須用他最自然的言語；惟有代人傳話，有非這種最自然的語言所能達者，不得已始可用他種較不自然之語句。小說月報添上了一些中國材料，似乎使讀者增加一點自然的感覺，減少一點生硬的感覺。這也許是我這個『老古董』的偏見；但文學研究會的朋友們似乎也應該明白：新文學家若不能使用尋常日用的自然語言，決不能打倒上海灘上的無聊文人。這班人不是漫罵能打倒的，不是『文丐』『文倡』一類綽號能打倒的。新文學家能運用老百姓的話語時，他們自然不戰而敗了。

但嚴既澄先生的『韻文及詩歌之整理』，我却不能不提出抗議。嚴先生似乎怪我用白話的標準去估量舊韻文，以致大家把這些無盡的寶藏，一筆抹殺。他舉我的『南宋白話詞』作例，然而他說，

『他（我）舉出幾個南宋的詞家來，在每人的集子裏，選幾首較近白話的詞，硬斷定這些詞是那幾位詞家有意要用白話做的。』

我請問你們讀過我那篇文章的，可記得我曾否有這樣的一個『硬斷定？』我的題目是『白話詞』，故單選白話詞；然而我只用這些詞來表示一個時代的一種趨勢。這種歷史的趨勢是天然的，正不用『有意』，也不用『硬斷定』。正爲他是無意的，故可以用來證實歷史上的一種趨勢。譬如黃山谷的詩，十之七八是古典主義的下等作品；然而他作小詞時，竟完全是換了一個人了：何等自然，何等流暢！在歷史家的眼裏，這一個隔世的區別，只有一個正當的解釋：山谷作詩，還不能打破古典主義的權威，故他的詩只能代表人造的權威，而不能代表歷史上自然的傾向；及至他隨意作小詞時，一切古典主義都不必管了，隨便說小兒女的自然語言，便成好詞，所以他的詞——因爲是無意的——代表歷史上自唐末以來的一個自然趨勢。及至吳文英一流人來有意作古典的詞，他們便又不代表歷史上的自然傾向，只代表一個有意的反動了。

嚴先生似未細讀此篇；不然似不應有這樣的大誤解。至於他自己說，『中國的詩歌，在金元的雜劇以前，都重視修飾；元白一派，其勢力遠不及溫李一流，』這個見解更不對。他何不讀杜牧的李戡墓誌！他何不讀元微之的長慶集序？況且三百篇與古樂府，不更可作爲有力的例證嗎？

文學史談何容易？要能見其小，要能見其大。小的是一個個人的技術；大的是歷史上的大運動和

大傾向。大運動是有意的，如穆脩、尹洙、石介、歐陽修們的古文運動，是對於楊億派的一種有意的革命。大傾向是無意的，是自然的，當從民間文學白話文學裏去觀察。若不懂得這些大傾向，則林紓的時代和姚鼐的時代，和歐陽修的時代直可謂無甚分別；陳三立的時代和黃山谷的時代，也可謂無甚分別。然而這豈是事實嗎？所以雖最守舊的文學史家，也不會用這五百年的八股來代表這五百年的文學；我不過是再進一步，說王世貞以下到林紓的假古董也不代表這四百年的文學，罷了。此意實甚平平無奇，只怕學着『太過偏用主觀的標準』，誤解『不廢江河』的話，不肯去細細想。

手僵不能成字，草乞恕之。

致每週評論記者

任鴻雋

每週評論記者：

到宜昌時發的信，想你已經收到了。

那封信原來是在路上寫的，所以除兩首詩之外，竟沒有別的話說。蜀通輪船是二十六到宜昌的，一直停了三天，今日早晨，方纔開行上駛。將到宜昌的時候，聽說稅關查驗，非常囉嗦，所以船上的人都起了一點戒心。有買玉手鐲的，便拿來帶在腕上。有置新皮靴的，也拿來穿在脚上。若不這樣，關吏看見

了，就可以拿去。（要說前次蜀通過路的時候，有人帶了一牀新被，被關吏把綿絮取出拿去。又有人帶了幾塊錢的銅板，關吏看見了，也就要拿，幾乎大起衝突。）我這一天，既替人帶玉鐲，又替人穿皮靴，居然成了一個闊老，我們到了宜昌的時候，稅關來了兩個西洋人，一個日本人，（自歐戰以後，稅關上的西洋人回國去了，多用日本人充補。）艙上艙下的，吵了兩三個鐘頭，可惜他們終是空手而歸。我想這國內往來，何必如此囉嗦，果然船客帶有私貨，也不是他們那樣的方法可以檢查得出的，不過徒多煩擾罷了。

到宜昌後，第二件麻煩的事，就是要問那位長江上遊的吳總司令肯不肯放我們通過。這件事因為船上載有四川楊省長太翁的靈櫬，四川當局及南北兩議和總代表，皆先向王督軍吳司令辦有交涉，故尚不生困難。而且過武昌宜昌的時候，沿途的軍艦，還要下旗致敬，也可謂彬彬有禮了。

在宜昌幾日無事，昨天約了幾人，去看洪憲祥瑞，民國四五年出現的石龍。我想這個石龍，雖然和皇帝沒有關係；但是若係上古動物的化石，在地質學古物學上，也大有研究的價值。龍洞隔宜昌尚有三十幾里，由平善壩上去，還有兩三里。我們雇了一隻小船，備了食物，火把，香炬，（是作引路用的，不是敬禮龍王，）繩索，手杖之類，早晨七時半就起身，十二點鐘方到洞口。我們未到龍洞之先，已經飽餐峽

中的風景了。洞口在山半，無路，但可攀援而上。洞口甚闊。上下皆有石筍。那石漿還在那裏淋淋的滴。進洞不過幾十步，就是一壩積水。有幾個外國人，到了此地，就『臨河返駕』了。我們有的赤了足，有的請人背過了水，前去又寬大了。洞中的石壁，皆呈水蝕風化的痕跡；可見此洞全由石灰石脈被水溶解而成，並非出於山陵暴變的作用。其中也有穹窿極高，仰望不及的；也有徑路過窄，俯伏而後能度的。我們走了半里多路，到了一個所在；洞口寬窄不過兩三尺，一道冷風，直從洞中吹出，我們曉得這洞必定與外間相通，且不怕空氣惡劣，大可鼓勇前進；可惜有幾人說，恐怕燈油將盡，大家方纔全師而退。我們走了一個來鐘頭，究竟沒見石龍的形跡。直到出洞時，重行過水的時候，纔看見攔水的石梁，本來是由石漿滴成的。那形勢蜿蜒，石面上水紋重疊，居然同鱗甲相似。有人說，『這不是石龍嗎？』我想起兩年前在美國科學報上看見的石龍照象，正是此物。（東方雜誌也曾經載過石龍照象）要是此話不錯，這石龍不過是一種石筍，并無地質學古物學上研究的價值。但這石洞却生的極有趣味，還沒有人窮其奧妙，正是探險家的一個好題目哩。

今晨由宜昌開船，現在已行抵巴東了。途中經過空舸峽，青灘，葉灘，牛口，等險。那山川的雄奇，景物的佳勝，我東過華嶽，西經落磯，何嘗見過能及他千分之一的。我想要照像，却不能照，因為像只能照其

一峯一石；我想要作詩，也不能作，因為詩只能形容其一部一段。我只有一句話向兄等說，若不見蜀山，直枉生人世了。

致章錫琛書

王平陵

錫琛先生：

許久不曾通訊了，近幾期的婦誌辦得極有精神；不過我於很圓滿的當中，還有幾條不滿意的處所。現在把我底意見，極忠實地報告先生：

(一)以前的婦誌太置重愛倫凱的戀愛觀，許多婦女問題的作家，祇曉得從日本的書中，『燒直』幾篇關於討論戀愛的文字，搪塞婦誌的篇幅；反把種種重大問題，略而不論。我以為太不經濟！

(二)我以為要從實際上援救中國的婦女，一方面是擴充佢們底智慧，發展佢們底本能；在又一方面呢，就是推廣佢們執業的範圍，圖謀經濟的獨立。前者應當從教育公開入手，後者當先從調查各地婦女生活的現狀入手。現在婦誌出版到今，不見一篇調查內地婦女生活狀況的文字，這是婦誌莫大的疎忽，不可諱言的。

(三)在東方男女的不平等，是任何人知道的；而所以不平等的原因，却沒有人『明目張膽』地說

過。據我所知道的，是『舊倫理的作祟』和『舊法律的爲害』。我們不願援助女性則已；不然，我們就要設法打破舊倫理，舊法律；根據男女平等的原則，重新製定適當的倫理和法律。關於這類的文字，婦誌上也未曾發表過，也是不可諱言的缺陷。

(四)中國的社會，以家庭爲單位；歐美各國，則以個人爲單位。從前中國人犯了罪，必須連帶一家的，外國則注重於一人。所以西洋人的家庭，是很重自由的；中國則不然，許多事情，直接間接受着家庭的束縛和支配的地方，非常的多。因此家庭問題，也是中國亟待解決的大問題。以後望婦誌上，對此問題，多多討論。

(五)在家庭問題中，包含着一個『遺產繼承問題』，也是婦誌的範圍內所應研究的問題。我是贊成廢除遺產繼承制的人，廢除遺產繼承制，第一可以防止資本家擴充私產的野心，第二可以消除社會鬭爭的罪惡，第三可以減少人類依賴的惰性，啟發向上的願望，第四可以恢復已失的女權，達到平衡的地位。這許多都是我一人底私意，先生如以爲不差，以後請對於遺產繼承問題，也稍稍在婦誌上加以討論。

拉雜地寫來，覺得是毫無系統，是我對於先生抱歉的地方。天氣熱得很。攝氏表已到九十八度了，

室內的空氣，尤覺是窒人欲死！再也得不着一點清涼的微風，可以慰藉長夏的鬱悶。很隨意地握着一枝禿筆，和朋友們談談婦女問題，談到『恰到好處』的時候，或者稍可減殺一些暑熱呢！這便是我寫信給先生底動機。大雨之後，天氣如果清涼些，我當有海上之遊，如有機會，定來趨訪。不談了，就此謹祝福你！

答王平陵書

章錫琛

平陵先生：

這般炎熱的天氣，承先生給這樣的一封長信，對於女誌爲詳細的指導，真使我不知怎樣感謝呵！來信中所說推廣女子教育，圖謀經濟獨立，對於舊道德舊法律的攻擊，以及家庭改革等主張，我個人極表贊同。最近幾年的婦女雜誌中，關於這一類長篇或短篇的文字，也曾經登載過不少，或者因爲說得不十分透澈，未能使先生滿意罷了。

女誌近來論戀愛的文字太多，這一層我們自己也很覺得，并且常有人對我這樣說：『頭腦稍舊的先生們，甚至於說我們有意誘惑青年，敗壞風化，或更以爲近來青年男女兩性間墮落事件之多，都是多談戀愛者的罪惡。』現在既承先生也談到這一層上，就藉此把我的意見和先生一說，還望先生賜教！

“Love” 這一個字，在中國不但向來沒有這概念，而且也沒有這名詞。近來雖然勉強把他譯成『戀愛』，但概念還是沒有，所以許多人祇是把他和『姦淫』作同一解釋；這便是一般人反對談戀愛的最大的原因。這種反對，原無足怪。因為在中國的書籍上，歷史上，道德上，習慣上，法律和制度上，都沒有所謂戀愛——我們要勉強去找，孔子所謂『關雎樂而不淫』，或者還相近似；關雎中所謂『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也較近於戀愛的態度。但因那時是多妻制度最盛行的時代，所以這種描寫，是否僅出於詩人的空想，也未可知。——在中國人的腦筋中盤踞着的，祇有『姦淫』。所以說到『戀愛』，便和『姦淫』的概念混雜了。然而『姦淫』之於『戀愛』，正如莠之於苗，紫之於朱，雖相似而大不同的。

先生勸我們注意到推廣女子教育，圖謀經濟獨立，攻擊舊道德舊法律，改革舊家庭等問題上，我以爲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方法，祇有提倡戀愛自由。這句話我曉得一定有許多人要非常的驚疑詫異，但是我所以這樣主張的理由，却是極明顯的。我們試問：中國人爲什麼說，女子不必受教育，不必謀經濟獨立，男女不應該平等，家庭可以束縛個人，支配個人？我們可以很簡單的回答說：就因為中國人把女子作爲男子的所有物，把子女作爲家長的所有物，不承認她們有個人的人格，有自由的意志。在